

概念“衝擊”與領域“拓展” ——朱壽桐教授南大講座紀實

記錄：吳麟桂¹ 黃桂波²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晚，應南京大學文學院劉俊教授邀請，澳門大學傑出教授朱壽桐為南大學子做了一場《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的學術講座。原本朱教授是要來南大進行線下講座的，由於疫情影響，講座最後祇能以騰訊會議的線上方式進行——但這絲毫未減南大學子的學術熱情，並且由於線上的“開放空間”突破了地域限制，反倒更吸引了海內外眾多師友的參與，講座尚未開始，滿滿的頭像便簇擁在螢幕上，豐沛的人氣為寒冬的夜晚增添了一份濃濃的暖意。

講座伊始，出現在螢幕上的朱壽桐教授精神矍鑠、聲音洪亮，他向與會的各位問好，認為疫情時代能有機會談論文學是一件幸運的事情。由於朱教授曾經在南大任職，因此他這次來南大講座，實乃重返“學術之鄉”，以學術新風惠及南大師生，對南大學子來說可謂是又一樁幸事。

朱教授的演講首先追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命名流變，直指這類概念的時代、空間和族裔局限性。1978年國務院定學科目錄時將“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合稱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然而隨着時間的推衍，當代文學（1949年至今）還在無限延展，與現代文學概念“不相稱”，顯示出時代的局限性；用“中國”概念則無法將“海外華文文學”包括在內，顯示出區域的局限性；而從事該學科的研究者由於語言、文字和認知的局限，實際上也沒有完成所應該擔負的對於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

¹ 吳麟桂，女，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2021 級博士生。

² 黃桂波，男，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2021 級博士生。

責任，顯示出族裔的局限性。另外，“華文”、“華人”概念偏指“海外”，而“華語”概念涵括“少數民族語言”，相較而言“漢”字有更強大的組詞功能（漢語、漢文、漢字），因此“漢語新文學”命名有其必然性。

接着，朱教授進一步論證“漢語新文學”命名的可能性。第一，語言與文學思維關係認知的突破，使我們認識到用漢語承載的文學，它一定有漢語文化思維的特性；第二，世界文學格局對“語種文學”的突出強調，用“漢語文學”有利於呈現我們語種的統一文化面貌；第三，世界華文文學界對這一概念持普遍認同態度；第四，王蒙先生認為“漢語文學”概念是世界文學格局下的合適提法；第五，無論是海外華文文學還是中國現代文學，都由五四新文學傳統發展而來，而有的學者提出的“現代漢語文學”中的“現代漢語”（作為特定概念）容易產生歧義，因此“漢語新文學”命名更具有可行性。王蒙、莫言、白先勇等先生皆在“漢語新文學”話題中參與過學術研討，他們都對此命題有所認同。

在“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研究理念下，朱教授引入對澳門文學價值/特性的討論，他認為澳門文學的特性，首先在於澳門這個特殊地域的文化特性給漢語新文學帶來異態想像的契機。譬如錢鍾書將《圍城》中的鮑小姐刻畫成放蕩的女性形象（這與事實上的土生葡人形象不符）；又如聞一多《七子之歌》中“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的一般注釋（澳門離開祖國三百多年的說法）雖可商榷，但也為我們認識澳門提供了新的視角。除此之外，朱教授也舉了郁達夫1927年的作品《過去》來說明澳門文學中的異態想像，並稱這是使得澳門在漢語文學世界大放異彩的重要作品。

而澳門文學的第二項複雜性則來源於其新舊並存、和諧發展的現象，這是研究澳門文學與漢語新文學關係時要認定的重要特徵。同時，朱教授也指出，澳門文學與漢語新文學關係呈現出一種遊走性，這樣的特徵也讓

澳門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稱為“離岸文學”——由於澳門地方太小、人口太少的關係，澳門文學作品長期往往在其他地方發表作品，這樣的現象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的現代派，澳門詩人華鈴就曾在《現代》雜誌上發表過詩歌，直到抗戰結束後才回到澳門堅持寫作。

報告的最後，朱教授特別指出：澳門文學的複雜性及其與漢語新文學關係的特別之處，就在於澳門文學長期處在自由的狀態因而生發出自己特別的生態。特別是在澳門回歸之後，澳門政府對澳門地域文化的發展以及對澳門文學創作的鼓勵，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誠如朱教授所言：“在傳統的文學出版秩序裏，澳門是讓有文學夢的人最容易實現夢想的地方。”

朱教授的講座吸引了來自包括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以及韓國等五湖四海的聽眾。在提問環節，朱教授與廈門大學林祁教授、西南民族大學李騫教授、韓國全北大學李勝超老師、香港大學黃紫星老師以及澳門大學王珊老師圍繞澳門文學的特殊寫作形態、澳門文學與古典文學的關係、“漢語新文學”與漢語語言學的關係、澳門文學研究的未來等問題進行了對話和交流。

劉俊老師用“衝擊”與“拓展”來總結朱教授當天的講座，他指出，朱教授的講座一方面以“漢語新文學”這個全新的概念對我們產生了一種衝擊，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澳門文學的解讀，為我們認知整個世界範圍的漢語寫作帶來了一種拓展，而這種“衝擊”與“拓展”，想必也會給大家帶來深刻的啟示以及更加廣闊的研究視野。

朱壽桐教授的這場講座十分精彩，令所有參與者都收穫頗多，深受啟發，甚至到了結束時間還有許多聽眾意猶未盡。相信這場講座“衝擊”和“拓展”的餘波，會在聽眾們的後續研究中，繼續延展。

（本文首發於“白先勇衡文觀史”公眾號）